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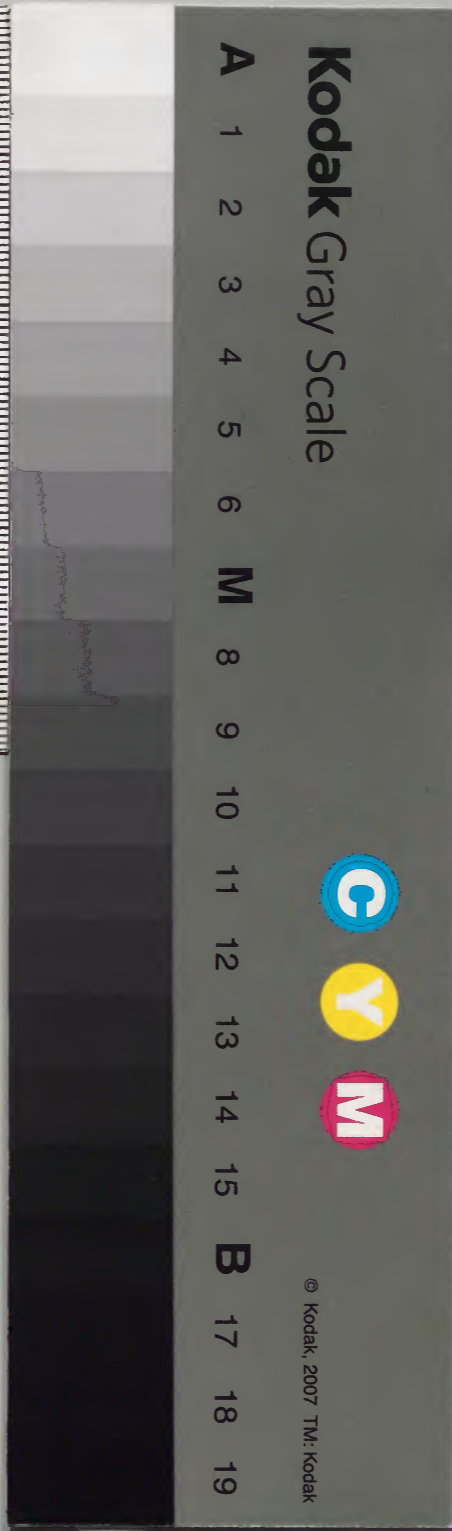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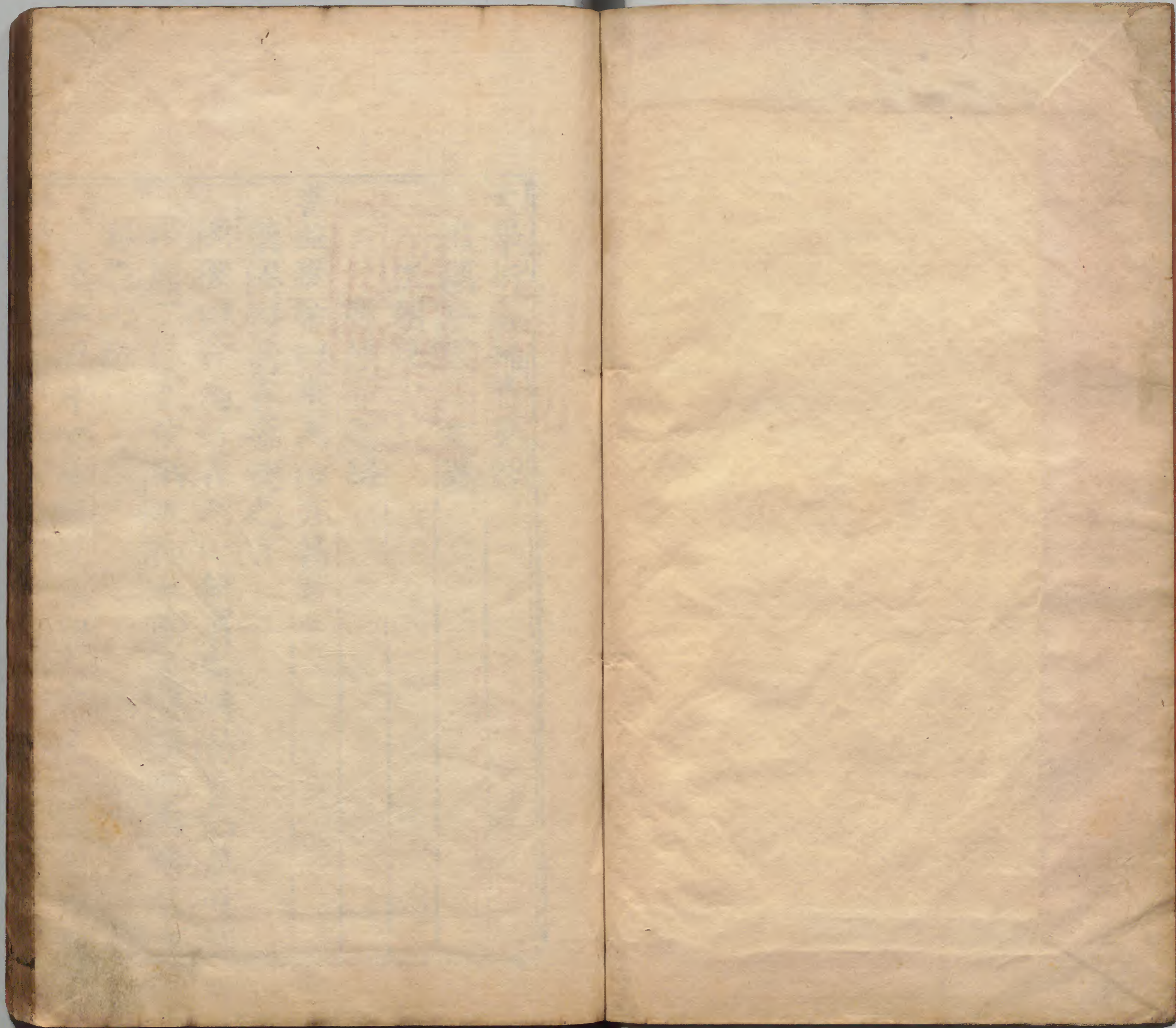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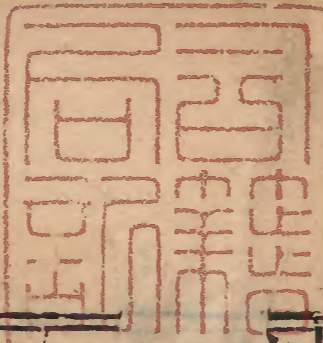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五	八	
〇	三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漢
〇	三	一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 ( 2 )		
函號	298	292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淺草文庫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陳櫟曰舜禹好善之心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

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臯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

窮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

舜禹當  
作帝舜

使陳其善言此可見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恒有渴聞之念此帝世所以君無失德事無過舉而民無失所者歟

予遠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蔡沈曰遠矣也言我有遠矣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

呂祖謙曰舜非有謙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為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

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萬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豈有背於道者哉而猶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從順而既退之後又復有言也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已有過夫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諍者斥責輒加之寧受人之面諛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過惡所以益彰而治効所以不古若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爾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失

朱熹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與子路

一本孟子子路注合以作舍已評閱本朝詳本作

朱熹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臣按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生稟聰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備有衆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問察於衆人舍己之善而樂取善於衆人是蓋能以天下之知為知衆人之善為善者也。惟其知衆人之知是故其知

孟子行義尚志章句

注啟時評曰本亦作子時

愈大有衆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備知大而善備此聖人所以益聖而舜所以為百王之盛帝也

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宣令以木鐸政金口木舌施

器徇于路官以職師言以道相規規正人君工工百執

藝事之事以諫其或不恭不能規諫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時人君為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謹

一事之不或舉一臣之或非其人總總焉以求

誨於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輔弼之臣朝夕訥誨

隨時規諫而已也又於每歲孟春之月使宣

納

之官振木鐸以徇于道路之間使夫官之有職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胥教誨於其君焉不特此也於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執其技藝之事以諫諍於其君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匱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桷是已蓋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忽也

技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訥誨以

輔台我德

蔡沈曰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

納

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傳之  
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  
呂祖謙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  
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

三日雨為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  
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王安石曰：作礪使成已，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啓開也乃心沃灌漑也朕心。

蔡沈曰：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澆我  
心而厭飫。

若藥弗瞑眩，飲藥而毒謂之瞑眩厥疾弗瘳。愈也若跣弗視地，厥

足用傷。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也，命我  
之行無所見也。

王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  
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傳說作相，置諸其左右，未遑他

蔡傳評凶本朝  
鮮不能全也命  
作地喻

地喻

事首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已德可謂知所本矣置之於左右是欲說無處而不在也誨之於朝夕是欲說無時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金之礪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見已之必資於相臣之納誨其切有如此者然猶以物為比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藥躩足之行則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傷者為喻其望於說者益切矣然猶以形言也至其所謂啓心沃心之言是欲君臣之間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其漸涵浸漬而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河

比心

主

者矣高宗求誨於相臣其切如此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為三代之令王也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誰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從繩喻後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傳說答高宗納誨之命言之也先儒有言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進言之機也

蔡傳及諸本  
後作后

朝鮮本言之作  
二言



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傳說使反求諸已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行也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蔡沈曰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罪也蔡沈曰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

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

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臣按高宗望傳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說之意以為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嗚呼若高宗者可謂切於求諫而傳說者可謂忠於事君者矣故備載其君臣相與之辭以示萬世之法

詩小雅雨無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呼天而辟言法言不信如彼行邁往也則靡所臻

蘇軾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

言

不計其功而後言也。臣聞古之所謂直諫者，其言雖逆於君，而其心必順於天。天之所命，不可違也。臣聞古之所謂諛媚者，其言雖順於君，而其心必逆於天。天之所命，不可違也。臣聞古之所謂忠者，其言雖逆於君，而其心必順於天。天之所命，不可違也。臣聞古之所謂諛者，其言雖順於君，而其心必逆於天。天之所命，不可違也。臣聞古之所謂忠者，其言雖逆於君，而其心必順於天。天之所命，不可違也。臣聞古之所謂諛者，其言雖順於君，而其心必逆於天。天之所命，不可違也。

引一不德 熹

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諛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若是？無憂乎朱善曰：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諛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匿舌是出，維躬是瘁。病可也，病可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朱熹曰：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

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  
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  
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言而好諛佞  
類如此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  
若今之近侍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親見當時之為  
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為之君者非  
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為病言繞出諸  
口罪已如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祿位者當言者  
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為之辭說以取容自

加

者

閒

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為計則得矣如吾君  
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閑之燕試因詩言  
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肯  
盡言為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  
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嗚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否歟吾之  
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為病而受禍患者歟其  
閒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逸之地  
者歟凡其終日亶亶於吾殿陛之前得於聞聽

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如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為使凡內而暫御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者有賞而得以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躬是瘵母使一旦馴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朝廷無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

古之賢人也

有言詢于芻蕘者

采薪者

臣按古人所以詢問及于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吁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猶在所不棄况公卿百執事乎

早

彙纂第十章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忌畏

朱熹曰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臣按禍亂之至必有幾先苟有智慮者皆能知之於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見者皆得以言之於上使其知所以豫備而早防之則禍亂不作矣為人上者其尚母使一世之人畏忌

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吁！不仁而可與言，尚免亡敗之禍，況未至於不仁者哉。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貳

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早緜，牧圉皆有親暱。

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

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補其愆過察察其得失其政。

史為書，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人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臣按：師曠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終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由是言觀之，可見人之生也。雖有貴賤，皆稟天地之性，然人人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於失之，是以上天

謗

於衆人之中立其一人以為萬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貴之位以異之使其恣肆於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然則是棄天地之性矣天意豈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業業惟民失其性是懼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隨時隨處而資規誨箴諫之益惟恐棄天地生人之性負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愛民之心國語周厲王嘗國人誘王王怒德衛巫衛國使監也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視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

即

鄣防也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烈士獻詩詩以警者無目獻典也史掌書獻書師也箴箴刺也駮無眸子賦公也士所獻矇有眸子而無見者誦箴歌諷誦百工諫百工各執其技事以諫庶人傳語無其人卑不能直達近臣盡規近侍之臣盡其規正親戚補察父兄宗屬督也史太史教誨耆艾脩之耆艾老者師傳之屬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臣按召公之所以為厲王告者是即三代之王未必不可所以求言納諫之實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

皆賢聖也。而其所以為治，後世輒推之，以為不可及者，誠以當是之時，人人得言，左右前後無非敢言之人，詞章曲藝無非規正之具，善則勸之以必行，否則沮之而必止，幾方萌而已過，過不著而外聞，是以政無悖事，國無謗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軀之身，記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

託

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均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為故事。此亦人君克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害皆許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與其知見之所不及，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天下國家

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臣按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况敢犯其行輦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之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矣

知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詆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奏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詆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其言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其



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始誹謗詿言耳  
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銜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  
淪於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詿言  
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  
饑則曰路無餓殍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  
理詭道倒言而送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  
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詿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  
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誹謗詿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  
吁文帝既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

誹謗詿言之罪何哉是襲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  
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  
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  
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  
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  
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  
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  
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  
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

諫者各有入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臣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蓋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如此

詔者蓋鮮矣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於施行者尤為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為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

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是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守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

主手

曰

綱差盡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創業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由所謂上下相蒙主驕矜而臣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數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讀之使人凜然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其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銜失長孫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

泊

汨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過失恒懼人言稍涉疑似輒加怪責况萬乘之君乎太宗發問欲知已過責臣下言其愆失可以為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後繼體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侍奉朕下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答進狀憲宗亦

各

膝

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群臣進諫者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得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詒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於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亡聞共鯀驩堯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

閣

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諫之君以唐太宗為稱首陸贄嘗舉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虛受為治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為霹靂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教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此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太宗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開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

太宗神采英毅

輩

勢

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  
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亦誅  
公輦宜用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有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  
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  
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  
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惜

末

今觀太宗每於臣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以得  
以盡言而無懼蓋有合於賈山之說其視後世  
人主恐臣下盡言厲色嚴威以臨之者蓋霄壤  
矣中舉末世君臣為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  
惜盡言其言徹切可為世戒

陸贄言於其君德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  
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  
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  
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  
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怒之狂誕者

之

師官司以任左傳左傳集注

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  
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  
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為書瞽為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  
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  
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  
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或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  
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於下  
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

詢

不忽不棄及朝鮮本其法不啼

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  
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  
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自當矯夏癸殷辛拒  
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士無賢愚  
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  
其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  
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訥惟善是  
求豈但從諫不忽而已哉乃至求諂言聽輿誦葺非  
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  
詢故幽隱必達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

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  
又曰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  
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  
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  
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遠遜于志者不必  
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  
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  
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臣每讀史書見亂多治  
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

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  
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  
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  
一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銜聰  
明厲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  
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其於佞辭上恥過  
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  
不聞矣上騁辨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聰明必  
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

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怒悞，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悞者，辯辜而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親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臣按後世人臣之善諫其君者，無如贊贊之此。疏論人君聽言納諫，其君者，餘蘊矣。臣謹詳載于篇，伏觀其篇末，又曰：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

館本者字下有  
與字朝鮮本評  
因今其君者作  
之道與

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

評因本賢作容



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斯言也誠萬世人君  
聽言納諫之龜鑑臣不復他有所言請即是以  
為

九重獻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  
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  
候次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寧  
以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

以次轉對遂為一代之法終宋之世君得以近  
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論之間得以相接上下  
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  
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  
之邪正亦終於是得以見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  
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  
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又安君  
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  
近言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危言正論為狂是致

又

大學衍義補卷之四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息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以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於鼓院投下。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拾

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群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于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謂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

莫如堯堯以言為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為知人之本是則言之為言其所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為已助。因人之言。以為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為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訪。或為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言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

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脩。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為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

史攸

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  
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  
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  
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  
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  
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  
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  
臣不至於持祿小臣不至於畏罪而下情上通  
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  
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以上廣陳言之路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虞書臯陶謨曰無曠也廢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蔡沈曰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

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臣按宋儒陳大猷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

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

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天

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為人代為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元儒是激亦曰天子所事皆天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廢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為之者也。噫。人君誠知人臣所治之事皆天之事而付於我者。其必不肯任用非人而致天事之曠以得罪於上帝矣。

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為皆去替蔡沈曰。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

臣。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臣按。為治之道在於用人。用人之道在於任官。人君之任官。惟其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則用之。至於左右輔弼大臣。又必於賢才之中。擇其人。以用之。非其人。則不可用也。人臣之職。在乎致君澤民。其為乎上也。必陳善閉邪。以為乎君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  
之德其為乎下也必發政施仁以為乎民之生  
如此之人然後任之於左右俾其上輔君德下  
濟民生既得如是之人非用之之難察之之謹  
則其進也易而雜而僥倖之小人得以間之矣  
非待之以協和信之以專一則其用也乖而貳  
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安矣吁方用之之初  
則其難其慎既用之之後則惟和惟一其者必  
然之辭惟者專一之謂人君致審於斯則知所  
以任官之道矣

說命惟治亂在廢官官不及私昵也愛惟其能爵罔及

也惟其賢

蔡沈曰庶官治亂之原也廢官得其人則治不得  
其人則亂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  
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  
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臣按蔡沈謂廢官治亂之原蓋以為治亂皆本  
於此也夫人君用人以圖治惟其賢能而用之  
則國家之治原於此矣苟舍其賢者能者惟已  
之所親愛者是用雖有可惡之德不問也如此  
則列之五等布之廢位者皆不仁不義之人無

禮無智之士天下豈有不亂者哉

周書武成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蔡沈曰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

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音周周公曰嗚

呼休茲知恤憂也鮮哉

蔡沈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嘆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

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常伯常任準人即下文所謂三事三宅成

周官之別名也牧民之長曰常伯所謂宅乃牧是也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所謂宅乃事是也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乎守法之有司曰準夫準之云者掌法之官刑罰當如準之平即所謂宅乃準也又非虞廷士師之職乎綴衣者掌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焉虎賁者執王之器械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三者國之大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綴衣



虎賁二者王之親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宋儒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職有大小而經綸康濟薰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廢不以非人處之矣林之奇亦謂圭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綴衣即今內司設尚衣等監之職虎賁即今錦衣衛之職呀有大臣理國之政有親臣在君之側二者皆得其人則君之左右所聞所見者無非正理國之任用所

所行者無非仁政任官如此天下豈有不治哉禮記王制凡官民材謂凡民之有材加以官也必先論之論謂考評其行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詳也臣按此古者官人之法夫民莫不有材也顧上用之何如耳然民生草澤中林林總總之多苟非在上者有以評論之於先又何以知其材而用之哉後世一惟資格用人稽考簿書歲月次序無復先王論辨之意此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治效不古若也

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察則忠敬不足而富貴

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私相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孔穎達曰：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

圖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蓋大臣之任，國之安危繫焉。用之斯信之可也。居其任而不親信之，則下之人知其不為上所親信也。是以令之而不從，制之而不服。此百姓所以不寧也。所以然者，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之貴之，至於太過焉耳。君以富貴養其臣，臣以富貴養其身，為下者不知盡忠以啓上之敬，為上者不復致敬。

以來下之忠兩相乖貳不相親信如此則大臣  
不得治其事嬖寵之小臣相與親比而大臣之  
柄反為所移奪矣是故人君於大臣必加敬焉  
而不可輕以其係國之治忽而民所瞻望以為  
儀表者也於邇臣必致慎焉而不可忽以其係  
君之好惡而民之所由以為道路者也敬之則  
大臣得以治其事慎之則邇臣不至於相比暱  
矣不以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  
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視其上不  
使左右寵倖之臣圖謀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

之賢不為近臣所壅蔽矣先儒謂小謀大遠言  
近內圖外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臣竊以謂遠言  
近者百一二小謀大者什三四內圖外者什八  
九人君任人之際誠能親信大臣而敬之審擇  
邇臣而慎之則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為人所  
蔽矣嗚呼可不念哉

以上總論任官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定職官之品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朱熹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

臣按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而統宗會元於國都之中朝廷之上必君總治於上臣分治於下然後事有統紀民有依歸而天下平定焉然君一人而已所統之地非一所也所治之民非一人也所行之事非一類也必欲事理民安而無一處不到焉非立官以分理之不能得也自唐

虞之世已設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內焉有九官而總之於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總之於四岳舜之咨命其於九官人各為之辭隨其職而致其戒勉之意其於十二牧也則人共為一辭其所分牧雖有不同而所以命之為民之意則無不同也大抵天立君以為之子君立官以為之臣無非為乎斯民而已蓋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獨理而寄之臣則是臣所治者君之事君所治者天之事也帝舜於受終告攝之後首詢四岳次咨十

有二牧然後及於百揆九官者豈不以百揆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夫朝廷之間百官庶務何者而非為民者乎帝既分命之又總告之而要其終於欽哉惟時亮天功之一語以見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我

朝內設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名雖不同而所理之事則一地雖有異而分牧之意則同其所以立制度明紀綱真可以為萬世法者也

商書說命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泰若順也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治也民

蔡沈曰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熊禾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至哉斯言誠萬世為人君者之龜鑑也蔡惟不知此而湯有鳴條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  
九  
之師紂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會師曠言於晉  
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  
也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為人君者聞此言可以悚  
然懼矣

臣按天立乎君君奉乎天天固非以一人之故  
而立其人以為君人君亦非以其人之故而以  
之為諸侯大夫師長人君則當奉順天道人臣  
則當承順君命天之道在生民人君之命亦在  
生民人君知天之道為生民立我以為君則必  
愛天之民而不肆虐於天之所生者而竭其力

盡其財以為私奉人臣知君之命為生民設我  
以為諸侯大夫師長則必恤君之民而不敢肆  
毒於君之所付者而竭其力盡其財以為私用  
君則奉乎天而順之臣則承乎君而行之則生  
民無不得其所者矣是則上天所以立君而明  
王所以順天道定職官以為民者大意蓋如此  
世之為君臣者惡可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哉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度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也治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  
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度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  
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  
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  
已

臣按此唐虞夏商四代之官是即上文所謂制  
治未亂保邦未危之事明王所以立政者也蓋  
官不在多惟在得人得其人則一人可以兼數  
人之事不得其人雖叢數人不如得一人也此  
唐虞之官惟百而治繼而夏商倍之為二百亦

克用治用是以保邦用是以制治所以上下相  
承內外相維而永無危亂之患也論設官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  
陳傳良曰堯典言九族而周禮言三族三族父子  
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  
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

臣按施仁之序親親而後仁民為治之道齊家  
而後治國故史臣紀堯之典於治效被格之後  
即繼之以明德親族之言蓋以出治之本在此

傳

也當時雖未設官觀其叙親睦九族於平章百  
姓協和萬邦之前則其立言之序輕重可見矣  
自成周以三族之別掌於少宗伯之官後世因  
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殊失帝堯睦親之道我  
聖祖超然遠見特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  
品專以皇親掌之可謂得帝堯親族之深意而  
足以為萬世法矣

漢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叙九族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蓋漢因秦  
制而設之也宗人

傳下同

周官立大師太傅太保滋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者道之  
教訓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也特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  
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  
上兼師保之任家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  
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  
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

纂要注作



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呂祖謙曰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原也

陳傅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如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

傳

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於此昔大舜命伯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傳說作相則成周之世未聞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歟我

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嗚呼是職也未易稱也必其人果能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然後可以當三公之寄果能貳公弘  
化寅亮天地然後可以當三孤之任不然寧  
毋備可也以上

冢大宰也治統百官均四海

蔡沈曰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  
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  
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臣按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

司徒徒者衆也主民衆故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馴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臣按司徒今戶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教化後世則專理戶口財賦之事焉嗚呼唐虞二代之時其民淳朴其於天理民彝無甚相悖焉者猶且設官以掌之俾其敷布教條以馴擾夫億兆之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顧無有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於刑官弼教之設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  
上下尊卑等列春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  
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臣按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蔡沈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  
平治邦國平謂疆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  
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  
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  
政之大者也

臣按司馬今兵部尚書之職夫國之大事在戎  
宋以樞密院專掌兵政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  
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旅專征伐則  
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  
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  
相維內外相制其法制之善前代所未有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行攻劫曰寇詰姦  
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  
然也

臣按司寇今刑部尚書之職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蔡沈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

臣按司空今工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祖謙曰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六

干

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未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體統上下相統內外交應本末具舉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頭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坤

大學初學禮卷五  
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蔡沈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為二十四司。

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勲、考功；戶部十二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二藩，仍量繁簡帶領直隸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為民、度、金、倉四科；禮部

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二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為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即中負外，即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走隸、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  
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  
網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  
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脉絡相通體統不紊深  
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  
僅見行於

今日者也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  
設立丞相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  
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  
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  
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  
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  
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成有合於成周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  
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  
省兩府執政之官也雖無宰執之名實理宰執  
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顛顛任於一人

誠

館本詳閱本  
閣作閣

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  
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  
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  
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  
內閣專掌制詔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預聞謨謀  
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以名而予以  
實自是以為故事餘七十年于茲矣夫不予以

以名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予以實則上賴

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

來所未有者也以上六部

舜典帝曰龍朕陟疾讓說殄也絕行謂傷絕善震驚朕

師眾也其言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朱熹曰納言官名命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

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奏事

逆受下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

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

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令

虞之納言下貨字  
有周之內史漢之高  
善之八字

臣按納言今通政司之職我

太祖高皇帝命曹秉正為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  
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  
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  
虞之納言磨芝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  
名政猶冰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命  
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  
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  
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  
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聖祖此訓則非惟其職任之脩舉而於輔成

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以上通政司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主曆欽敬也若順也吳廣大意天

曆紀數之書象之器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耕作之候凡民

何者禮馮相氏馮乘也相視也言掌十有二歲歲星所

次十有二月謂斗柄十有二辰謂日月十日甲乙丙

庚辛土二十有八星之位星即宿也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保章氏保守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

象

堯傳作作獲  
館本朝野本名  
何三子詳閱本與何  
字堯傳閣下百也  
字



天下之遷謂災祥禍福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九州之地所封封猶界也封域皆有分星如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之類以觀妖祥

臣按唐堯之羲和成周之馮相保章即今欽天監之職夫陶唐以前法制未立占步之術未詳天道幽遠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命官以羲和為第一義自是以後紀數以書則之有一定之曆觀天之器則有一定之制故成周馮相氏保章氏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過春官宗伯一屬吏而處於群僚之中而其所以

朝野本詳與本數以作數之証本官台要之為下此也

之始亦不復有如堯之欽敬也已雖然堯之所以欽順乎天道即所以敬授乎民時也不徒總命之於朝廷而又分命之於四方蓋象以正曆曆以定時無非以為民而已成周之制則專主於天而不及於民此堯舜所以為萬世法歟近代制曆觀象之官往往以司天為名噫巍巍乎惟天為大在人君者且當敬而順之夫豈一事一物之職而臣下可司之乎我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為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心於數千載之上其敬天勤民之心可以為萬世

陳本且作日

帝王法雖然欽之一言非但人君所當盡而任職之臣尤不可不盡也夏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謹者恐懼脩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也為人君者固當謹天戒於上然非涖職之臣奉法脩職以供其事則天戒之垂人君容有不盡知者矣故先王尤嚴於畔官離次傲擾天紀之誅夫謂之天紀者歲月日星辰曆數也曆數之法久則不能無差我

朝之曆承元之舊今用之百年徐矣天道參差

餘

政一作正

飯一作飲

令

不齊久則有變所以釐正之而使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政有在於

今日以上欽天監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飯飲漿

膳性肉也羞有味者以養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即今光祿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自膳夫以下庖人內饗外饗烹人等官皆以士為之屬於冢宰秦時為大官命漢始有光祿勳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羞始於南北

曰大

朝唐宋因之

今制光祿寺有四署，吳吳官，即周官庖饗之任。曰珍羞，即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醢，周官酒正。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夫人君一身為天地民物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是尤不可以無所養。要必內養其德，外養其體，可也。膳夫所掌，食飲膳羞之類，雖以養君之體，而君之德亦於是乎繫焉。故用之必以其道，行之必以其時，苟肥甘鮮美之是耽，而貪冒沈酗之弗職，則所掌之人為有罪矣。晉文公之宰夫責司聽司明之罪。

職一作識

大有諸本作有

匕

其以此歟。雖然是職也，又非特供王后世子之膳，與其薦羞而已。凡祭祀之牲體薦俎，賓客饗餐饗食，皆在所司。雖曰飲食口腹之奉，而皆大有所關係焉。原到以薦羞致譏，陳平以惡具反間，專諸以匕首進食，生禍亂，是皆由於飲食之微也。是亦不可不戒。以上光祿寺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五毒也藥五藥也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輕曰疾，重曰病。疢瘍者，頭瘡曰疢，身瘡曰瘍。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酸、甘、辛、鹹

大司馬行義補卷第五

十一

五穀稻麥黍稷豆五藥草木虫石穀養其病以五氣心肝脾肺腎所藏之

氣五臟所發之聲五色五臟所發之色眊視也其死生

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臣按周禮醫師即今太醫院之職疾醫今所謂

內科也瘍醫今所謂外科也醫之說見於經典

始於商書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一語蓋藥

所以攻病故醫師所掌之政令所聚之藥以毒

為先而瘍醫所療五毒之攻亦在五氣之養之

前其意可見矣夫治病用藥而用其毒如人之

馭惡人控猛獸非善於駕馭制伏者往往反受

其害苟非有傳授之素講貫之功一旦而何之附

斯人死生之命不至於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

餘而天闕人生也者幾希今世之業醫者挾技

以診療者則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

也我

祖宗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醫而以學為

名蓋欲聚其人以數學既成功而試之然後授

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之以為國醫其嘉惠

天下臣民也至矣臣願究成周所以謂之醫師

國朝所以立為醫學之故精擇使判以上官聚

定字下本有  
論字下本有

天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  
孫之技試之通而後授之職因其長而專其業  
稽其事以制其祿則天下之人皆無天闕之患  
而躋仁壽之域矣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  
以上

院太醫  
以上定職官之品臣按

國朝設官不止於六部通政司光祿寺欽

天監太醫院也而此定職官之品不及五

軍都督府見本條司馬下及嚴都察院本見

類重臺諫大理寺見慎刑憲類設太常寺

見統系翰林院中書舍人見本類簡侍六

科見本類重臺國子監見崇京化類設太

僕寺見嚴武備類禁衛見嚴武備類京尹

監司府州縣見固邦本類者各從其類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

本類重臺

盟曰依見國惟本各以其見國惟本

對走見國惟本禁衛見國惟本京兵見國惟本

平見國惟本國子見國惟本盟見國惟本京兵見國惟本

解見國惟本林見國惟本中書舍人見國惟本京兵見國惟本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頒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沈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時已別為五等曰公侯

伯子男觀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解者謂瑞

玉為五等諸侯所執之主璧可見矣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

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枋與柄同以詔王治一曰爵

二曰祿  
夏官司士以德詔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以功詔祿有功者告于王

而祿以能詔事有才能者告于王君以治事以久奠食食麻稟也

久而定之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曰至君十卿祿祿也爵以貴之臣非得君之爵則無以為榮祿以富之臣非得君之祿則無以為

法君字朝鮮本作俾陳  
本作而  
定字朝鮮本作食  
曰諸本作田

養是爵祿者天子所操之柄所以崇德報功而使之盡心任力礪世磨鈍而使之趨事赴工者也其柄必出於上非人臣所得專也故周禮天官之大宰內史夏官之司士其於爵祿惟以詔告于王而已非敢自尊其柄也以此為防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專擅後世乃有非所做司而手握王爵口銜天語者安得不罹凶國害家之禍哉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

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熹曰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比侯大夫

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言中下士大國地方

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君十十倍卿祿卿祿四四倍大夫

夫次國卿祿三大夫二大夫大夫倍加一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注親字朝鮮本詳閱本  
共作視

注調字諸本詳閱本

國皆同

朱熹曰此班祿之制也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

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

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也

臣按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周

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

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則通天子而言公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

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則通天

子言而以子男同一位而為五等諸侯之上大

孟子集注與也字



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兼君言而通以為六等與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祿之制亦有不同者焉孟子固先自言其詳不可得聞矣此蓋其略爾先儒亦謂其不可考闕之可也臣姑載之于篇而微考其所以與二書不同者以見成周所頒爵祿之制其大略有如此者以上爵祿之制洪範凡厥正人既富也祿之也方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蔡沈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

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又曰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臣按漢張敞蕭望之言于其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案身為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長能檢

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臣之言，其庶幾洪範之意歟。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朱熹曰：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優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宋之職田，蓋其遺意也。

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

朝鮮本館本詳引本漢志注其倉作食十作斗

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

下俸十五。若倉一石則益五十石。

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

臣按：此二詔皆推洪範既富方穀之意，益官之俸而於吏之小者尤加厚，可謂善推古人之意而廣之矣。宣帝所謂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尤為確論。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也。

宋太祖詔曰：吏貪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而未可責以廉，與其冗貪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

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負舊俸外增給五千

臣按宋太祖所謂與其冗官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此古今之至論也臣敢率以為

今日獻

以上頒爵祿之制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敬大臣之禮

周易晉坤上康侯安國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程頤曰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

用

天

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者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朱熹曰晉進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臣按侯而謂之康者以其有康民安國之功而得為侯者也大明之君在上臣下順附而奉承

諸本者作言本表同

之而有康民安國之功是以人君必錫之以寵  
數車馬至於衆多接之以親禮晝日至于三接  
在外之侯且然則內之公卿可知也後世人主  
於在外之諸侯曠世不一再見於內之公卿或  
五日一朝或間日視朝其勤者雖一日一朝然  
惟應故事而已顏面之不親情意之不孚况望  
其晝日之間三接乎夫惟接見之頻然後其情  
可以通其言可以入勢分不至於懸隔而上下  
無壅蔽之患內外無廢墜之事也有志任賢求  
治之主尚念之哉

虞書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鄰哉禹曰兪  
孔穎達曰鄰近也石臣道近相須而成

臣按先儒謂臣以分言鄰以情言君臣之間一  
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故帝舜於大禹既欲其  
盡臣道以親助於我曰臣哉鄰哉又欲其親助  
我以盡臣道曰鄰哉臣哉反復諫歎之不置舜  
歎而言之禹俞而然之君臣之際其交相親近  
有如此者後世人君之於臣下不過於嚴則過  
於瀆此上下之情所以不孚而治功之成恆不  
若於古歟

評閱本與起作與也

帝庸用也作歌詩曰勅勅天之命惟時無時而惟幾幾  
而不戒也無事勅乃歌曰股肱也喜哉元首也起起哉百  
工熙也哉臯陶拜手稽首也颺疾曰言曰念哉率率  
作興事慎乃憲謹其所欽哉屢數也省乃成欽哉乃賡  
也載也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安也又歌  
曰元首叢脞頽頽哉股肱惰懈哉萬事墮墮哉帝拜曰  
俞往欽哉

責

蔡沈曰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臯陶  
將欲賡歌而亦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舜作歌而青  
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

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

臣按虞廷君臣相與賡歌以元首股肱為言以  
見君臣一體之意君之歌則先股肱臣之歌則  
先元首於詠歌驩樂之中寓推尊致敬之意當  
是時也一堂之間君臣之際臣敬君則拜稽以  
颺其言君敬臣則致拜以俞其語君臣一心上  
下忘勢此虞廷之君臣所以為萬世法而其治  
效所以為不可及歟

詩大雅卷阿其首章曰有卷曲也者阿阿大飄風自南  
異第君子指成王也來游來歌以矢陳也其音次章曰

朱

伴渙爾游矣優游爾休矣伴渙優游皆間暇之意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首終也

朱熹曰此詩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首一章總叙以發端次章言王既伴渙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臣按本朝學士來善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

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臯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第三章曰爾土宇遐章版章大明也亦孔之厚矣豈第君

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謂終其身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第四

章曰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第祿皆福也豈第君子俾

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則純大之福常享而不失矣

臣按此二章朱熹所謂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

報

評曰本朝科本知

廣玉心而款動之者也。宋儒有言：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如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由是以觀，則知人臣之告君，懼之以禍患，不如款之以福壽可知矣。雖然，此為人臣告君者言爾。若夫人君畏天命而悲人窮者，固當求賢慕祖，以迓福壽於方來，尤當戒謹恐懼，以消禍患於將萌。二者不可偏廢也。

注持字諸本作相詩傳同

第五章曰：有馮謂可為，有翼謂可為，有孝謂能事，有

德謂得於已者，以引也，以翼也，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呂祖謙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者，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朱熹曰：此章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其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矢陳也詩不多維以遂歌

朱熹曰此章謂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臣按此詩先儒謂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而作其卒章所謂維以遂歌猶書臯陶賡帝舜之載歌也則是自古聖帝明王所以敬禮其臣相與游歌者有自來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萬幾之暇條成大誥三編以示天下

臣民其初編之首即詆始以君臣同遊為第一其言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為民造福於君之失搏君之過補君之闕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替噫

聖祖之心所以為聖子神孫慮者深矣蓋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分至嚴矧繼世之君生長深宮其於臣下尤易懸絕蓋一日之間視朝之際僅數刻耳退朝之後所親接者宦官宮人所謂賢



士大夫者無由親近也於是乎發為君臣同游  
之訓謂之游者則凡便殿燕閒之所禁禦行幸  
之處無不偕焉如臯陶賈明良之歌召公從卷  
阿之遊是已然尤恐其臣之同遊也或啓君之  
怠荒或畏君之淫縱於是又教之曰務在成全  
其君飲食夢寐不忘其政惟務為民造福捨君  
之失擗君之過補君之闕又恐其臣不知所以  
感發而歆動者於是又期之以顯祖宗歡父母  
榮顯生前流芳後世噫

聖祖之心所以感發其臣而為聖子神孫慮一何

深且遠哉臣於是尤有以見古今

聖君賢相其心千萬世而相通也何則召公作詩  
以臣而告君也故以壽考福祿之盛以歆動其  
君之心俾其興起於善求賢用善以為法祖致  
治之基

聖祖作誥以君而告臣也故以顯榮流芳之效以  
歆動其臣之心使其感發於善盡忠福民以為  
成全其君之地可見君臣之義千古一心聖賢  
之心萬世一理後之踐

聖祖之位以奉天出治者尚當以

評閱本成作臣

聖祖之心為心居召公之位以從君遊歌者尚當以召公之心為心臣不勝倦倦

周書召誥今冲也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也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蔡沈曰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臣按蔡沈言無遺壽者君天下者之要務蓋壽考之人閱世久而涉歷深於凡前王之政祖宗之典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當世沿革廢舉之由莫不有以知其所當然及其所以然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如此則成如此則敗如此則治如此則亂灼然於心曾之間瞭然於見聞之際粲然於指畫之頃於事有所證非徒為是空言也於理無所遺非徒為此駕說也人君為治誠能不遺斯人惟其言之是咨是用則其治效之臻視夫用彼新進少年不經事者其相去奚翅十百

哉

畢命惟公畢懋盛夫德克勤小物細行彌亮四世武

成康正色率下罔不祗也師也言也嘉績多于先王子

小子謂也垂垂拱拱手手仰仰成

蔡沈曰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

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謂朝內列若大若小罔不祗

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

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臣按史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

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

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

於雍容廊廟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

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

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

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

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

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

服吁斯人也其書所謂壽考詩所謂老成人歟

人君誠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綱以

敦雅俗垂衣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

強暴之不服哉

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者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臣按此詩舊序朱熹辨其與詩意不合然以其外尊事黃者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故載于篇

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會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熹曰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

曾

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悔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犁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臣按為治之具在人與法而已有人以為咨詢謀為之用有法以為持循憑藉之資用老成之

訓大全注作誨

有耆舊注作或耆壽

人行見成之法則凡所以諮詢而見於謀為者皆先王之舊政成憲用之久而事無弊行之習而民相安者由是而循守之以為憑藉之資則可以存國體安民生保天命千萬年如一日也不幸而老成凋喪而先王之舊法幸有存者持循而憑藉之猶可以繫人心延國祚而不至於傾覆苟驟用新進輕變舊法其不至於喪亂也者幾希若宋神宗舍韓琦富弼聽用王安石變祖宗舊法以馴致靖康之禍茲其明驗歟

禮記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也

三王有也

乞言

臣按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莫不有養老之禮然其所以養之者有國老焉有廢老焉所謂國老者國家耆舊之臣蓋嘗執政服役食君之祿任君之事者也非徒加之以執漿執爵之儀祝壹祝哽之禮實欲法其善行體之於己以為美德求其善言服之於行以為良法焉

臣也

中庸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朱熹曰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

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官盛任使謂官

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  
優之者如此

臣按朱熹於中庸或問論勸大臣之道無復餘  
蘊前編已載之矣茲不重贅夫敬大臣九經之  
一也敬大臣本於尊賢尊賢本於脩身而脩身  
則又本於誠焉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心有不誠  
則所以脩身者無實德所以尊賢者無實禮所  
以敬大臣者貌敬而心不孚言入而實不繼皆  
為虛文矣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  
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自下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  
路馬斲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  
雖敝不以首履直者履之藉也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  
係縲之謂以長繩係之輸之司心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撻  
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廢見也夫卑賤者皆知尊貴者  
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

漢書卷之六

十七

也詳見前編

臣按賈誼此言蓋為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果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而呼誼之此言非特以救當時之弊蓋人君待臣之禮所當然也史謂文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養之云者蓋欲其同入於德善之中而不二王於雁吾之法也孟子曰以善養人文帝其庶幾乎

以上敬大臣之禮臣按前編於正倫理已載君使臣之法而此又有敬大臣者蓋彼

所謂臣者通小大而言此則專言大臣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簡侍從之臣

書周命王王穆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給侍左御車御僕從大僕群僕罔匪正

人以旦夕承承順弼被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

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直也愆正也糾正也謬

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謂文武



蔡沈曰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教亦豈小補哉  
林之竒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辟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蠹矣故須小大忠良必群僕皆正人而後可

臣按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作此誥命之首述文王武王有至聖之德其一時小臣大臣各懷其忠直良善之行雖其侍奉進御僕役從官之微無非正直之人相與奉承輔弼之是以其出

入起居之間無有不敬者發號施令之際無有不善者由是下而民庶之敬順遠而萬國之休美文武猶然况我一人素無良善之德者乎實必賴爾前後左右有位之士輔助我之所不及直其愆過正其舛繆格其非僻之心庶幾能紹述我先烈之文武乎穆王此言非但以求助於伯冏而實欲求助於一時前後左右侍從之臣有位者也

國語近臣進規

臣按侍從之職所謂近臣也侍從之職雖各有

所司而皆以進規諫為要焉

宋司馬光言於其君

宗

曰竊見祖宗之時間居無事

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陛下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賢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伏望聖慈少解嚴重細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又曰臣屢曾上

言之詔侍從近臣每日輪直宿以備非時宣召已蒙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而沮難之者其意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而固其權寵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斷自聖意使之更直聽政餘暇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胸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舍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而聖德日新矣

臣按侍從之臣固當朝夕人主左右無間晝夜

考

者也。若惟進見有時，第於視朝行禮之時暫爾待立，則又與群臣無異。烏在其為侍從哉？是以書則更直，夜則入宿，非但以備不時宣召，萬一官禁有不測之變，亦必得人以籌度處置。屬筆命辭，不然倉卒之間，何以應變哉？

范純仁言於其君，神宗曰：本朝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使為已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者，核其間迺有優

憂

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夏國之言，之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伏望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其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進，其持祿不言，或言而無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度職脩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臣按侍從之臣，非止一類。凡在代言講讀之屬，與夫給事左右之臣，皆是也。雖其執事各有主判司局，然於供職之外，皆當蓄見聞以備顧問。

進言說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而已也以總論侍從

臣之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漢師同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策簡也命之

吳澂曰內史猶今之內制翰林之職也

臣按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

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

公史氏直筆以書之吳澂謂內史為翰林之職

蓋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今學士

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中乃掌文書贊治之名

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

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

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品級承

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

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

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

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

五經博士典籍侍書侍詔外此又設脩撰編脩

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

諸本東亦東閣作  
閣下天淵閣同

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

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司比也宋樂初

太宗皇帝又東七人者入

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太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

為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廼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

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後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  
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  
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天子私人  
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學士弘文集賢  
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臣按此設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設三代以  
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制言辭  
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  
但其名制不見於經典無可考耳漢制尚書郎  
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

代言之名其端已見于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  
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  
人主之心欲有所言欲有所為欲有所謀猷於  
廟堂欲有所施設於朝廷欲有所播告於天下  
喜其人欲有以獎之怒其人欲有以責之皆假  
諸其手俾代王言以宣其心傳其意必得夫穎  
敏開通之士諳練該博之才授旨即得其心聽  
言即知其意而言又足以成文文又能以成章  
舉理而不遺其事通今而不悖乎古必得如是  
之人然後足以當是任苟為不然徒以其才藻

彼

之豔麗言辭之捷給而於治道民情罔有所知  
君德治體略無所補又焉用彼為哉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  
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赦降德音  
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  
請對或奏對

臣按學士之職不止於代王言而又以備顧問  
資獻納焉夫然則所用者不獨以其能文辭而  
已非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  
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選也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  
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  
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  
朕意勉再赴職

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  
他官可比

臣按宋歐陽脩嘗舉錢惟演言朝廷之官雖宰相  
相亦可雜以他才為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之  
士不可夫學士之職非有文章之士固不可冒  
此名也然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韓愈亦謂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夫所謂文學之士必得  
有道德仁義之人以處清切貴重之地庶幾可  
以華國爾苟非其人而輕授之豈不汙是選哉

以上言翰林學士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  
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

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  
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講及侍講學士之始

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  
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

宋太宗命呂文仲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  
真宗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  
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臣按設官以講讀名將資之以講明經義質正  
疑滯非備其負以羨觀聽也官而謂之讀謂之



講必執經以符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足以稱其名焉以上講讀學士

唐制史館脩撰掌脩國史

臣按脩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脩撰集賢脩撰右文殿脩撰者皆所謂史官者也

宋置會要所以脩纂國史置脩國史同脩國史脩撰同脩撰編脩官檢討官

臣按編脩檢討專以脩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所謂編脩官者蓋專以脩經武要略為職屬之

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然編脩檢討在司代者皆名以官我

朝止稱編脩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

諸本後作故

館本朝鮮本當作  
字評閱本作為

朝開國之初猶役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脩  
譏編脩檢討嘗國史焉遇有纂脩則以大臣為  
之監脩學士為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  
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  
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  
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  
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不學識三者  
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  
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  
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

諸本不作才

評閱本閣作閣

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  
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  
兼該而足以為一代之良史矣

朝廷誠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儲之館閣之中  
以為異日大用之階其所關係夫豈小哉以上  
史官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  
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  
誥名義而已於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  
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

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為近古也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姑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為可否之決其於明廷議政未必無所補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

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讐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祿天文曆數之事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於長貳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脩國史脩譌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脩譌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

職務略同

謝絳曰太宗肇造三館立秘閣真宗景德中圖書  
寢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數臨幸親加勞問逆宿  
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  
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  
歐陽脩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  
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為功者謂之  
材能之士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議論可  
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  
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辨其

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  
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  
而付以大政此用人之大畧也由是言之儒學之  
臣豈在材臣之後哉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  
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  
蓋館閣之職號為儲材之地兩府闕人則取於兩  
制兩制闕人則取於館閣館閣者儲輔相之地也  
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采廣求而多蓄之時  
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  
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祖宗用人凡

陳朝好本不為行

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藝。長一事者。莫不蓄之館閣。而長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其餘不為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呂公著曰。館閣之職。乃朝廷之華選。前世將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比來。雖有簡拔。其數不多。其中又多外補。朝廷平日艱於收採。緩急必走使令。言人有言。士不素養。無以重國。

臣按前代藏書之府。非止一處。而掌書之官。非止一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畧同。今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焉蓋

本朝翰林之官。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儲書。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蓋將以資儒臣之考閱。講究以開發其總明。以為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

敏者得脩譔曾榮編脩周述周孟簡度吉士揚  
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為二十九  
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  
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  
實得於已度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  
光祿寺供飲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為居止  
列聖相承按為故事每遇開科間於進士中選其  
俊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  
人比諸他進士為多用之當時有得賢之效書  
之史冊為儒者之榮是誠一代盛舉也臣伏讀

文皇帝諭蔡等有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  
無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皆今之英俊當立志  
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  
體用之全為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古之文學  
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一時諸賢服膺  
聖訓莫不奮發立志勉進學業皆大有所成就留  
者擅文學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譽大哉  
皇言其所以主張文教作興人才為世道慮也一  
何遠哉三代以下所僅見也嗟乎賢才不易得  
亦不易知必隨時而取之不限一時必多方以

文教莫要於斯

試之不拘一藝然後賢才畢用而無遺苟惟取  
之於此時而他時則否試之以一藝而他藝則  
否而欲所用皆得其人難矣臣請著為定制一  
次開科一次選用簡擇之餘乃分諸司觀政待  
新進士詣太學行釋菜禮畢即敕禮部諭俾  
各錄平日所作文字投獻所作如詩賦序記銘  
類封送翰林考訂其中有辭采文理其學可進  
者別出題試之其所試之文與所投之卷相稱  
即取以預選不問年之長幼質之強弱苟有差  
識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

辭鉤棘而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隨其  
材器而仕使之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  
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  
國家儲材以待用者無非通經學古明體適用  
之儒布諸庶位列於內外者又皆得夫文學博  
雅之士以錯雜於政事法理之間以潤飾之臣  
見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儒皆真儒吏非俗  
吏凡其製作以華國施為以輔世者咸有可稱  
述者矣為治要務用人要術莫先於此館閣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為中書舍人

重

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為名。我

朝罷中書省尚仍其舊名。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為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

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為職耳。書者六藝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為吏者也。未入能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

今日蓋以

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慎重

之意

祖宗以此設官。蓋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經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必正。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庶不汙。

王言耳。苟粗識偏旁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以當此。况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

以上簡侍從之臣。臣按翰林之職。以備顧問。

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今制皆屬於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

必諸本行筆



科然所書者學士所算之制况今  
內閣亦有舍人別書  
詔敕云

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春官

臣按御史之名始見於此然其所職者乃邦國

都鄙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

官則專以司糾察之任名雖同而其制則異矣

通典唐杜佑作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

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

陳本美作也

其事又淳子翫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此御史稱臺之始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闕主陰殺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臣按御史臺即今都察院是也前代有中書省而御史臺之職專掌糾察不得與之並列我朝罷中書省而以政權分屬六部而都察院之

設品級與六部同其權視前代尤重云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自大夫

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

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  
曰湖廣曰山東曰河南曰山西曰陝西曰廣東  
曰廣西曰四川曰雲南曰貴州分掌其各布政  
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  
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  
則  
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  
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  
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

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  
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  
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臣按今六部官屬皆書其部如吏部屬則曰吏  
部文選清吏司兵部屬則曰兵部武選清吏司  
之類是也惟都察院則書其道而不繫於都察  
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

胡寅曰武后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興姦慝  
來讒譖害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朝廷者衆正之

續官作新

原是非所仰以決諸愬所望以明毀譽所賴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塗說或兩怒溢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既以風聞多不審締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寃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

臣按後世臺諫聞風言事始此前此未有也言之始自武氏宋人因按以為故事而說者遂以此為委任臺諫之專嗟乎此豈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訐人陰私不究其實而輒加以惡聲是豈忠厚誠實之道哉夫

有是實而後可加以是名有是罪而後可施以是刑苟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人言即形之奏牘寘于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我祖宗著為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須要明著年月指陳實跡不許虛文泛言搜求細事蓋恐言事者假此以報復私讐中傷善類汙麟正人深合聖人至誠治天下之旨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懲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臣按睿宗此言可以為世主任用風憲之法  
肅宗在靈武時武臣岷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  
坐笑語誼縱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  
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夏州節度使李佑拜大金吾違詔進馬侍御  
史溫造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  
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設所以為朝廷非為其人也既授  
之以是職必假之以是權彼持其權以舉厥職  
則人知所嚴憚而不敢為惡其為朝廷之益大

矣唐人有言御史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  
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天  
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滅矣  
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觀  
於此言則知古人設官之意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臣按宋朝切責御史以舉其職其嚴如此蓋惟  
恐其不言也上之所以責之於其下者必欲其  
言如此居是職者雖欲緘默不言不可得矣也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嗚諫廢忠慢

服說苑卷之六十八  
年五傳文

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  
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  
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  
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  
知也

曾鞏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  
矣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  
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  
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  
焉御史之責也

臣按宋二臣之言可見御史責任之重且難如  
此為御史者必如二臣所言然後為能舉其職  
不然則於是職有愧矣由是觀之則凡其在任  
之日所以形於言論見之章疏者乃其職分之  
所當為非好為是以求名也以上臺官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官地

臣按官以保為名而職以諫惡為事蓋欲其陳  
王之過失以保佑王之躬輔之翼之以歸諸道  
也自周人有是官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負其  
名雖異而制則同也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光武又以為諫義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閣宋置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臣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司諫正言皆前代之諫官也我

朝革去前代中書省并其所謂諫官者不復置焉准設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政而兼以言責付之

秦始置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為四員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為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抵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聽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

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

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相俱進於前故一言之繆一事之失可將之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

館本漢本可將作可  
救

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之而遂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竊以謂唐宋之制與今不同前代宰相行事諫官無由得知今則六部之事無一不經於六科則雖不必隨大臣入閣議事當其章疏初入之時制敕始出之際則固可以先事而諫矣

憲宗謂李絳曰此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災



詔本財作終

誤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於上  
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  
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  
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  
不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  
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按李絳此言非但以破憚人之謀亦使其君  
知諫臣之難也如此憲宗聞其言即知諫之為  
益此其所以為唐令主後世稱治者必宗之歟  
宋歐陽脩曰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  
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  
諫官也

司馬光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  
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  
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

臣按今世諫官雖無定職然  
祖宗設立六科實以言責付之凡內而百司外而  
藩郡應有封章無有不經由者矧列署  
內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

天顏上無所於屬下有所分理。歐陽脩所謂爭是非於殿陛之間。今雖無此比。至於司馬光所謂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則今猶古也。然則是職也。亦豈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謂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諫官。則上而

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無所缺矣。

以上諫官

蔡襄告其君仁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陛下深憂政教。未享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

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群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焉。

臣按。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聰明。恐其耳目之官。攻已過。發已私。不得久安其位者。必假此三說。以誑惑其君。其君不明。或信其說。以至於屏棄正言。踈遠正人。以馴致於危亡之地者。多矣。聽言者。盍反思曰。彼之言當歟。否歟。已之過有歟。無歟。彼之言果當用之。而有益於國。則其得

敢言之名。進顯要之位。乃所固有者也。豈謂好  
我。已之過。果有焉。因之而不陷於惡。則彼有進  
忠之益。而我有從諫之美。乃所謂善補過也。豈  
謂彰哉。以是而反求於心。則知其言真有益於  
已。雖無益焉。亦未必有損也。為人上者。惟恐其  
臣之不好名。不好進。吾不得以聞其過而改之  
耳。尚何咎之有哉。

蘇軾言於其君。神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  
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

上  
及  
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  
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  
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  
餘。反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  
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  
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蓄不吠  
之狗。陛下得不二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  
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  
疑其大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  
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  
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  
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  
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  
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  
臣苟皆如此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  
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天下豈不  
殆哉臣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臣按蘇軾此言以為朝廷之紀綱專在於臺諫  
蓋有見之言也有志立紀綱以正朝廷安天下  
者尚念之哉

呂祖謙曰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邃百僚之邪  
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於是設為耳目之官  
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  
之事無不聞而見之漢宣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  
郡守則亦民之師帥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諫  
官以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  
不知過以是知臺諫之選不容少緩

臣按臺諫之任非素稟剛正者未易居也然人  
臣之稟性剛正者恒少間有一二或納於言辭  
或短於章疏求其稱是任者蓋甚難也幸而得  
其人又使不得久居其位而遷之於外此望之  
所以有憂末忘本之論也雖然為官擇人遷而  
用之固猶可也不幸而有姦邪小人處乎當道  
惡其剛正不隱或至發已之陰私假遷除以去  
之亦或有矣有志於求諫者不可不知以上總論臺諫

以上重臺諫之任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清入仕之路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藝也教萬民而賓之也

興也之一曰六德則是非仁公無私也聖通明也義有制有節

忠誠實也和無乖戾也二曰六行善事父母兄弟睦九族孝善事父母友善於兄弟睦親其族

射外親其親御親其朋友恤貧之三曰六藝禮有五禮有禮樂有五射有五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注則字諸本作明

周礼拜上有再字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謂州長與其衆寡謂無以禮  
飲酒禮禮謂禮也賓之以賓客之禮敬之厥明明也鄉老及鄉  
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宗掌

廟之寶

內史貳之書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則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也其教云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德存於心不可見故攷其行藝而書之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為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為黨也

義  
館本陳本統作

問

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有大夫則於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開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賓禮敬之而不敢忽也雖然豈但賓於鄉而已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則在天子亦賓

大易行義附錄卷一

二

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能之  
書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貴亦且屈萬乘之尊  
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豈非賢才之生乃上天  
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乎

王制命鄉論

謂述其德藝而保舉之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擇

而用也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才過千

人之謂

升於司徒者不征

征謂

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曰造士

造成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

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

臣

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

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學所教之士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選而用之則不給徭役於鄉矣選士之中有不安於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則雖司徒之徭役亦不給矣此二等皆謂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

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  
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穎者以告于王  
而升諸大司馬焉是之謂進士也既為進士則  
大司馬辨論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舉其  
賢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論然後授之以官  
或以為司士或以為內史之類所謂官之也既  
任其官然後予之以爵或以為士為大夫而進  
至於卿所謂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  
然後頒之以祿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之  
也此三代歸重選用之法而所謂進士者蓋以

其成材將進於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士不從  
此制而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于此其名雖同  
而其所以進之之實則不同也

漢高祖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  
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虜患  
在人主不交故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  
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  
勸為之駕有賢者即守白為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謂行狀也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免其官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



諫者

臣按賢良極諫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臣按鄉舉里選之法後世所以不可行者蓋人情日偽敢於為私以相欺公於為黨以相蔽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而徒任人而

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偽日滋而賢否不復可辨矣仲舒所謂歲貢之法貢其吏民之賢者爾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今貢者試不中有罰俸之比而無賞然亦姑應故事而已誠能振舉祖宗之法而加嚴於學校之教提調之罰考試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謂上計薄也偕謂每歲郡國有上計之吏命與俱來也

臣按今世科舉初場試士以五經四書即此習先聖之術終場策士以特務即此明當世之務鄉貢舉人赴禮部者給脚力廩給即此續食計借

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

壹適謂之好德適謂得其人再適謂之賢七三適謂之有功功酒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按漢世去古未遠而賢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銜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為之駕而懸次續食俾與計偕其不肯出者既懸賞以招人之薦又嚴法以罪人之不薦雖無實與拜受之

禮尤存好賢敬士之心後世嚴繆舉之罰而限其途轍者則有之矣未聞有不舉之罰而責其薦揚者也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臣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

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畧則相類也

孝武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射策甲科為郎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

館本制作置

館本內作舉宣  
紀國下有舉字

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其後或遣諫議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祿大夫舉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

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

臣按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

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

臣按明經之科始見於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群

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陳郡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而以本處人充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吏部憑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據閥閱不辨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歷晉南北朝至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開皇中方罷

晉武帝詔州郡舉秀異之才

劉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

隋始置進士科

諸本皆作降李  
作秀

諱當作牒

臣按此後世進士之科之始蓋始專以之辭試士也夫三代以前鄉舉里選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為本漢制孝廉茂才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隋所舉季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為終身之累至是隋有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

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有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殿前試士自此始

至按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臣按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接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

太平興國九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瓊林苑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接而用之庶使田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歷代科目得人惟宋為盛蓋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後天下士子爭趨向之故也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憂下詔書戒飭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寢失渾厚歐陽脩知貢舉痛裁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脩然自是文體亦少

變

臣按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場之文為甚蓋科場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為一代輔治之具下以此為業以為一生進用之階非徒取其能文而已蓋將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蘊才之所能識之所及由是用之將藉之以輔君澤民脩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嘗與其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熹歎曰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夫東晉末以文取

士所謂文者出於衆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於不可支持况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為業者其所關係豈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屢頒戒飭之詔慎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則文辭日流於卑弱而國勢隨之矣嗚呼可不念哉

英宗

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為常制至今行之

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

病一作韻館  
本作律

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脩學校欲  
脩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  
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爾今以少壯特正  
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  
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  
謂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  
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  
宜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  
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廉論語  
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

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  
墨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未嘗攷其義理求  
其文采也王安石為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  
經專用已說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已固  
無是理然其所製經義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  
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廢言也及其  
所謂士當少壯特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  
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切中今世  
學者習科舉之弊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



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緝  
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名雖正理其實與前  
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也欲革其弊在擇師  
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  
選必得人如歐陽脩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  
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空言  
矣他日出而為  
國家用其為補益蓋亦不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試士始於唐武后時宋初治之然皆

試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今用之方是  
時蘇軾為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諛  
順旨乃擬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風俗所  
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  
以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  
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  
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噫觀軾茲言則知  
朝廷以言試士雖若虛文而一時人心之邪正  
國勢之興衰實關于此試治體者不可不加之  
意

理宗御筆付知舉杜範曰朕爰簡儒彥俾典文衡凡爾攸司宜鑒舊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緝為能毋以浮薄險怪為尚叅稽互考優劣自分度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時極矣每遇大比帝輒下詔崇雅黜浮蓋有以見夫士習之美惡形於文辭之浮雅文辭之浮雅而實有關於氣化之盛衰也蘇軾告神宗曰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

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臣於今日亦然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

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臣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天下莫不稱誦以

為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者也我

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

註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  
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  
記主古註疏肆我

太宗皇帝脩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  
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焉初場以  
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本經四道次場用十二  
日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終場  
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初場及終場未  
能者許減其二道嗚呼

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

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  
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  
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  
該文質得中雖不盡如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  
意於數百年之後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  
才之類一切廢絕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  
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  
於千萬年而無弊矣本朝科舉泰西前代之制  
而取厥中凡所謂明經宏  
辭諸科一切革罷惟存進士一科洪武三年詔  
天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  
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  
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

貴州內屬南陳本  
作貴州雲南內分  
江

館本試作科

館本試作試

格武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  
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  
取人無額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鑄定額兩京  
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正統壬戌於各布  
能自見分南北中三數取人正統壬戌於各布  
政司舊額以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景泰初  
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鑄定比舊  
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之舊尋復鑄定比舊  
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期取一開科至是為定制  
試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  
惟或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以乎有愧於前者  
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  
故也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  
道理大制度無甚多故士子治道者然其出以  
當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治道者然其出以  
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  
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勻無之取  
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審舉子以所不  
顯已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

陳本觀於作顯其  
初場作科場日  
力作目力

句讀破碑經文於所不當連而不當斷而  
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此初場題目數倍  
於前學古者竭精神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  
於前學古者竭精神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  
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可嘆也然以  
名目定數不取以足策之此士子以前場成  
額策定數不取以足策之此士子以前場成  
稱策不經始察得才所以不及前者又以前  
其錄不經始察得才所以不及前者又以前  
不厭錄心錄為一程出議紛然其所謂主之  
尤為聖經深遠非一人之專見哉士子志於  
焉斯在聖經深遠非一人之專見哉士子志於  
得謂非合主司之意不可取也士子志於  
賢傳之非獨求司之意不可取也士子志於  
之意非獨求司之意不可取也士子志於  
司主此此進身異日為主司又以為此文今日  
既以此此進身異日為主司又以為此文今日

天學行義南卷卷心

七

謂繆種流傳今日時文之弊始類之也然此又  
不謂繆種流傳今日時文之弊始類之也然此又  
馬者也其資稟有限工夫為瑣碎之用是經書題目  
愈多者其資稟有限工夫為瑣碎之用是經書題目  
以幾廢而利宰程文皆罕博古通今之士也  
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罕博古通今之士也  
色耳近非設科之本意若夫考至舉子無一稍加  
其間皆出自有朝命御試則方官先期訪請  
會武以所來惟朝命御試則方官先期訪請  
洪武以來所聘後乃有建言專用是官者其  
士亦非在方聘後乃有建言專用是官者其  
惟監臨是聽內外之權悉歸御史凡科場中  
出題刻文闕卷取人皆一專之御史所謂彌封  
錄給成虛設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隔絕  
交通之弊自設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隔絕  
試官士之而後刻文皆不得預所以外馬然惟  
事爾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外馬然惟  
為監臨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外馬然惟  
救有司凡科場條貫必復不祖如法者爾今宜

必光明正刻之文切於人情物理特錄於彛倫治道者  
小錄所用是以或寡不齊也經書題日無甚如  
也非用是或以或寡不齊也經書題日無甚如  
無則否或寡不齊也經書題日無甚如  
有欠關繁允稍加筆削可也經書題日無甚如  
惡字面不必迴避初場義四條以通三條書  
義三條以通二條為合格否則不取五策問則  
通以十事為率非通五以格上否則不取五策問則  
本數不足取別數之許過數苟無不足取者寧以  
他經凡解頌惟無限之短中求長取以備數如  
欠無足通場全無後短中求長取以備數如  
此則科目所得者皆通經學古之士而適於世  
用矣更不設監明舊制在外御史俱照會試及  
兩京更不設監明舊制在外御史俱照會試及  
嚴加糾察士子欲入場者專委提學憲臣考  
而亦不許他官小試入場者專委提學憲臣考  
人出身人負恐有賈緣作弊臨晚給燭雖唐宋  
故事然今科場代筆換卷多在昏暮宜去給  
燭而取咸先期聘考惟官必詳加詢訪不許  
徇私濫舉許御史糾給惟官必詳加詢訪不許

館本其作某

諸本一作二千

館本陳子朝詳  
本六八日作八  
日

不分有司致職見任致事仍乞申嚴籙內籙外  
 之不限不許通職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散  
 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  
 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卷所編定字號至期印  
 一留以自備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字號所取不  
 墨卷相以同於各經各存備卷依次補之如所取  
 許更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所取幾  
 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所取幾  
 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多祖宗之舊矣又考  
 會試舉人往時入場者極多祖宗之舊矣又考  
 積多已踰四千矣切恐數科之後日累日多又  
 不止此數竊考宋歐陽脩作禮部唱和詩序謂  
 宋制後揭曉不過十日今制自初入日入場至十  
 日以後請下禮部議寬其日限而後殿試於三  
 月望日度幾考試者日力有餘得以盡其心力  
 精詳文理以為國  
 家求才以上科舉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復其

身博民年十八已上儀伏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  
 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  
 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欲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  
 輒以名聞

臣按此太學生入仕之始夫自漢置博士弟子  
 試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人有學館生徒之  
 設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禮部奏於  
 奉天門下試中送國子監肄業循資送吏部選

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為重亦多

得人此奉校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及蓄藏文書六

曰史理文辭七曰胥治文書之次叙謂八曰徒趨走

呼及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員也所謂庶

人之在官者與下士同祿是已是時未有進試

之階至秦棄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

途考之史若路温舒為縣獄吏丙吉為魯獄吏

龔勝為群吏趙禹為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

其來久矣

本朝入仕之途於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凡在

外藩憲衛府州縣任自辟舉以六年或三年為

滿限至部分撥在內諸司以三年為考依資格

叙用此吏員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

朝選舉之制比漢唐宋為省科舉之外止

有監學歷仕吏員資次二途以為常選其

他如經明行脩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

秀才童子之類皆興廢不常惟任子

監子歷仕官  
要作監生事



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

恩典或與或不近年三品以上子孫入監  
方有定例故臣於入仕之路獨詳進士之  
科而兼及監生吏員者以當世之所重者  
在進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竊惟

本朝雖大封拜百官亦未嘗具服拜賀惟  
於策士傳臚之後群臣致辭慶賀曰天開  
文運賢俊登庸曰是觀之則

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於進士  
一科是以百年以來凡明治體建功業者

途

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辭章類  
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  
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亦言豪  
傑之士由之而進夫唐宋取士以詩賦多  
文而少實尚足以得一時之豪傑以為名  
臣况

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治  
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  
學者也為士者誠專心於此而有所得焉  
上之人精擇而謹取之必名實相符文質

相稱然後得預斯選焉其所得之人才當不止於唐宋而已也

五言卷九

文而必實尚矣必辭一執之其其  
精之士由之而斯夫專求舉士必務  
舉然亦固各百者不下難獲衆人亦言  
昔對文而必實及其其其其其其其  
皆自此數必出專史言其其其其其其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公銓選之法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蔡沈曰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  
旌能命德以厚其報

臣按試人之法有二曰言曰功而已所謂言者  
禮記所謂或以言揚是也所謂功者禮記所謂  
或以事舉是也進人不以言則無以知其所有

之蘊試人不以功則無以驗其所行之實蘇軾  
曰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  
功是則以言功為用人之法其來尚矣

臯陶曰翁

也合

受敷

也布

施九德

即上文寬而栗

又在官百僚

師師

法相師也

百工惟時

及特

總事

蔡沈曰德之多寡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  
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  
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  
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  
按德之在人其總有九而人之所得者則或

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  
同所以有多有寡也人君則隨其多寡合而受  
之既受之矣由是隨其大小長短施而用之因  
才授任或以為大夫或以為諸侯如是則一德  
有一德之用有其三者為大夫有其六者為諸  
侯而九者之德各用所長而咸事其事矣九德  
咸事則在官者無非俊又之士是以察察相聯  
更相師法職任並列爭相趨赴蔡氏所謂唐虞  
之朝下無遺才上無廢事夫豈虛言哉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灋治官府二曰官職謂所治之事以

辨邦治八曰官計以弊也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有行則置以馭其吏四曰

祿位也以馭其士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有德者四曰使能有

者役七曰達吏吏謂在下位者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皆書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

下其損益之數損益謂黜陟也其數有辨其年歲與

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

效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

食

臣按王制曰司馬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司士司馬之屬官也故凡士之進於司馬

者皆司士掌其名數之版版猶今之文冊也每

歲之間其人或損或益其數有多有寡益而多

則登之損而寡則下之辨其年齒之壯老著其

歷任之久近大夫以上所謂貴也士以下所謂

賤也咸於是乎辨焉與夫天下之邦國都家縣

邑設官之數幾何內外之卿大夫士庶子其任

用之數幾何皆司士之所掌以告於王而治之

者也

今制則屬之吏部文選所掌者即其事焉古今之制不同而其事則一也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蓋未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

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臣按兩漢銓選之法大要如此是時猶未有資格也

北朝魏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尊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為乘田而牛

羊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  
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  
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  
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  
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  
解日月為斷是賢能庸繆姦凶之人相為升降以  
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  
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更明君碩輔亦衆矣而終  
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  
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為善也審如是

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  
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  
可之有故善為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  
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

臣按資格之說始於崔亮史謂魏之失才自亮  
始嗚呼亮為此格豈但魏之失人哉自有此格  
以來世世用之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以展其  
有用之才其小人不幸而不得以蒙夫至治之  
澤是皆亮作俑之尤也胡寅之言明白詳盡有  
志於求才致治者尚鑒茲哉

崔亮名字下有義  
均行雁次若二字而  
無而進二字

纂要德均作行均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為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為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指法道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臣按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為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摘隱伏不能為也但其用駢儷語為拘耳若其

於身必取其豐偉於言必取其辯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唐制度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臣按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

今制四品以上及在京堂上五品官在外方面

畫聞一作奏聞

官皆具職名取自

上裁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則先定其職任然後奏聞亦唐制也

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逐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臣按天下之勢有內外要必上之人均其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使不至於偏重外有治效

陳本遂行

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如是則內外均矣  
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為十銓以禮部尚書崔頰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吳兢表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闔死之人况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  
臣按君有君之職臣有臣之職君之職在乎任人臣之職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則是君行臣職矣君行臣職則是一身而代百工之



事力有所不及慮有所不周日力有所不給本  
欲以防一人之姦而適足以長百姦本欲以虞  
一事之廢而適足以致百廢是故人君為治有  
一事則設一官用一官則司一事分曹而異局  
委任以責成蓋以任之也專則其志不分於他  
務責之也切則其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清心於  
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無  
不治而功無不成凡事莫不皆然而况夫求賢  
審官尤出治之要務烏可信人言任已私而不  
責成於有司哉唐玄宗乃以銓法散任於十人

專任乎一已而不信用有司吳兢謂非推誠感  
物之道臣亦謂非為君任人之法也

開元十八年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  
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  
是又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  
及光庭卒蕭萑以為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人年  
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方寸為差若  
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才高行聽擢不  
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資例如故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

館本陳本皆作  
方寸一作方正按  
通考作分寸

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  
已有之而未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  
光庭始專以此立法其為法也一付之無心惟  
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所謂銓量人物  
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  
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寡  
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令者  
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刑弊百吏之所以  
廢弛法制之所以頽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  
也

德宗時協律郎沈既濟言於其君曰近世爵祿其失  
有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大優祿利之資太  
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  
古今選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今吏部  
甲今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叙然考核之  
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  
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  
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垂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  
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  
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

濫

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胄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

冒

以首一作自以

管見無人之字

胡寅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後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

卷之十

十

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陸贄言於其君德宗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未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為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用以巧

本集勝作升

證作敦

朝下有但字

東

重作衆

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後世捨僉議而重已權發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廢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重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每須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

原本標作開

得

士

矣實則奪俸贖金亟付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  
揚下位亦可闕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即  
此義也又曰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  
極必不能徧諳多十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  
展轉詢訪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  
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  
也二者利害惟陛下詳擇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僚  
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聞  
繆之責况今之宰輔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  
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類

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  
位則可擇千百具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  
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  
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度長度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  
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  
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  
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  
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於事者於是宰臣  
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  
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本集於事作以事  
喻作渝

胡寅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

臣按陸贄此言蓋欲長官各舉其屬然後付宰  
臣叙進之也夫長官得其人則誠足以得人矣  
苟非其人恐不免有偏溺請屬之私是故其要  
尤在於叙進者之得其人也必其舉而不必其  
用寓賞罰之柄於其間斯善矣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奏廢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  
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  
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  
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

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  
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  
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  
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臣按宋銓選之法大略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  
不常我

朝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自立  
國以來至於今日未嘗有所更易可謂一代之  
定法也

太祖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并擢者送中書門下

引驗以聞上慮銓衡止憑資歷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

臣按宋太祖此舉可謂得操縱之法。人君誠能於常選之中不時拔擢。非獨人才無所淹沈而銓司亦知所憚而不敢不盡心也。

自真宗朝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迺特詔曰。國家嚴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從臣精加詳考。以成資闕為差。擬率以為常。後議者以身言書判為無益。迺罷神宗熙寧四年。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

第

經義法官同銓。曹撰式考試。第為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

臣按宋初承唐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至熙寧四年始定銓試之制。守選者試斷案。即今試行移之比。試律義。即今試招擬之比。試經義。即今試論策之比。然是時既試矣。而又用人保舉。歲試止於二月八月。今制則循資序以進。用歲凡六選。至臨選時乃試焉。臣竊以為國家用人

策之策

教養之於先而任用之於後苟當進用之初而無銓試之法則何以知其中之所蘊才之所宜而校量以任用任哉我朝銓試之法大略似宋往者專考文移設為假如以試之以觀其判斷處置其後或試策或試論又以觀其學問才識之所至也夫人才有能有不能或優於文學或長於政事取其所長皆可任用臣請兼夫三者而並試之論策文移三者俱通為上通二者為中通一者為次中俱不通者為下既試之矣然所試者其人品高下才

預作豫

館本僅徵作徵

識能否未必皆稱其所缺之員故凡遇內外官有缺銓曹必須依次排比申達卿佐預為校量總會其當銓之官必所試之人其才與官相稱然後銓注宜於一歲之間每季之首循其資次豫集應選之人或一百或二三百每月一集而試之不待臨選始試恐取其一日之長其中有僥倖假代者也其所試之題或論或策或文移文移如判詞訟處置事宜問擬罪名催徵錢糧禁革姦弊之類俱依行移体式立為案卷或申呈或關牒或具本或出榜或作招擬彈章不拘定時遇本部有暇隙即署僚屬為監試等名目集監生而試之彌



封巡監一如科試既試將所試卷批號等第附  
卷凡入選監生必須五試然後入選臨選之日  
又必並試三題通以前累試者按之上等為京  
朝府貳州守之職中等為縣正府倅之職次中  
善於論策者為閑散之職善於行移者為煩劇  
之職下者為流外冗雜之職如此則用人不在  
其才而度官皆得人矣

蘇軾言於其君曰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  
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  
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

是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  
於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  
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賦歛  
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  
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  
名器而置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近歲以來吏  
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  
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  
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  
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

人之大弊也

臣按吏多而闕少在宋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闕不止三人也將因其故而不問歟則人才日積愈多及其資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氣消沮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務治民而欲事安民安難矣如一切汰而擇之則彼奔走仕途多歷年歲歸無生計以度餘生往往至於顛連失所况彼之所以衰老皆限於吾之資級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蘇軾所謂彼雖有言亦不足畏嗚呼文王發政

施仁必先無告伊尹一夫不獲以為已辜况上乃天民之秀者吾之立法不善使之至於衰老而又棄之是豈盛世之事乎為今之計必須調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效用之實汰退者無失所之嘆斯善矣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一曰貢生員趙禮部試中補國子監生府學歲貢後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以食廩先年一開科則在學校者已禮部中試則授以官不資次入仕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亦以監生與吏部選調其人定額歲貢有常數亦以監生不足之數洪武未樂以宗法者未聞其人而需者未聞淹滯蓋以宗法者未聞其人而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闕士子之

調詔本件除

在學校者多衰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其  
後又因國計不虞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是  
於仕之貢路比舊加多其人選之日積月累遂致  
倍於前簿制各所歷事監生三日積月累遂致  
附名選簿有年多至三四年者附選給假者數多  
歷日或一年即達吏部附選給假者數多減  
需次十年不一時人積累既久員數愈多此數  
及萬是以臣等恐積愈久而愈多皆衰老昏眊不  
選之日多臣等恐積愈久而愈多皆衰老昏眊不  
能事養才而不得用其月之病舍至不能容是乃  
累也夫大矣嗟夫閭閻秋積於選調老死而不得  
一官夫豈盛時所宜有哉積於選調老死而不得  
也夫豈盛時所宜有哉積於選調老死而不得  
第白首而無室家為父兄猶則必為之憂慮  
寧能儲養之憂慮乎所以  
國能儲養之憂慮乎所以  
國能儲養之憂慮乎所以

仁必諸本件除

必可及消息調停之不可也消息調停必  
有矣然非在上者權其輕重有以緩急決然  
必行而不可入怨者則雖有可消息調停  
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萬人家可以消  
哭而臣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萬人家可以  
時者比之怨為治者人言萬人家可以消  
國而人恃以怨為治者人言萬人家可以消  
捨而用人需選者往往老矣孫計者無幾失  
以筋力及用之太半衰矣老矣孫計者無幾失  
不為之日所猶七年不為病而子孫計者無幾失  
夫異日所用者皆衰矣老矣孫計者無幾失  
兆也且事理安難矣事不為乎民不安亂亡  
之民多乎哉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士之怨而  
民之怨何哉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士之怨而  
筭本部需監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總數若  
干人見約計用監生若干通計其數至某年  
為察大計用監生若干通計其數至某年

仁必諸本件除

選家盡絕而通天下布政司府州縣查籍聽  
部然各布政司會同巡按二司聚集聽選監生  
於總一會處開場考試次日試時務策及行於  
出題全通者為不中者通二時者為中者依  
不通者為不中者通二時者為中者依  
中者為不中者通二時者為中者依  
政事者授以監事序班之類免其  
役中者授以監事序班之類免其  
者賜以冠帶免其  
給之其有末試之前告願免試者如  
如此則仕者得以前告願免試者如  
雖宗所特以教養人才之權宜救弊之  
祖宗所特以教養人才之權宜救弊之  
學宗所特以教養人才之權宜救弊之  
子立志以歲月於其成立以圖補報是為  
子立志以歲月於其成立以圖補報是為

養之恩願乃苟延歲月虛廢稟給至於衰邁  
不能措一辭如此之徒上孤聖恩下辱學校  
雖不加過但彼之所衰老者固由其不能奮  
亦勉勤之罪然亦以我之昧於事體者安聞  
發就試姑為此特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  
願就試姑為此特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  
可為訓也自此以後凡科舉歷事一尊  
成法於此二途之外不得別開入監門路以  
洪武求樂之盛則人才不至於淹滯賢否不  
於混衆矣今日求賢為治之務誠莫有急於  
此者或曰如則選途固清矣其郡邑學校之  
日學或曰如則選途固清矣其郡邑學校之  
為氏進之朝廷已定例惟夫學問有成年歲  
太欲進之朝廷已定例惟夫學問有成年歲  
往老死學則資未應致退之則學行可取往  
初試中未到監者往試見今吏部歲貢生員  
於人以以上食廩將及十年及會歷脚試六次入

十  
五  
初  
往  
太  
為  
日  
中  
此  
於  
洪  
成  
可  
願  
門  
發  
亦  
雖  
不  
養

場者。命提學憲臣。會同巡按及藩某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驗。其中有通三場者。試中錄其所試文字。連入送部考試。仍令坐監一年。循次待闕。專用以為發職。如此。則李祿之生徒。亦無有老死不用者矣。

軾又曰。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爭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

信磨淬以求聞於時。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必如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臣按蘇軾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可開驟進之門。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誠如其言。則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軾固言法者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於常法之

中隨其資格之所當得者。寓夫抑揚進退之權於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隱然不可必之機。則人法兼行。資望並用。而士無淹滯。舉進之弊。而國家皆得人以為用矣。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能皆為吾用。當舉古又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為率。而均其數於衆流。為宰相者。因任原

止  
賞罰各不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資格用人。幾千年於茲。一旦欲革而去之。誠難矣。非上有剛明之君。下有公王之臣。不可以議此也。然繼世之君。未必皆賢。任事之臣。未必皆稱。與其用能鑒別之明。以顯吾智力有餘於一時。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輔吾子孫不足於久遠哉。必也立為一定之法。而於定法之中。隨時補弊。而不出於法之外。斯善矣。請即今日選法言之。

祖宗以來文武並用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於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於七品用之為州郡幕職監當等元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為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大學也循資以出先歷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

其名于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職焉監生吏員二者雖各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調焉是又不專在於資格也此我

聖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誠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下衛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繼繼繩繩銷滅無幾新立功次之人則又有增月益無有限極不知其後將何以處之也所謂文臣之弊近年以來吏員需選者人多缺少計其資次

乃有老死不待得一官者而監生尤甚嗚呼我朝立國以來百餘年矣前此未聞人才有如此淹滯者而今乃有之是豈無其故哉蓋求所以致此之由特命用事之臣博論深究以求善處之術必使仕路澄澈選法疏通所進者皆及時有用之才所退者免失職無聊之歎如此則可以復

祖宗之舊而制治利千萬年矣

以上公銓選之法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

朝鮮本評閱本治下有孫字評閱本千作于

具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挺特者脫顯而出遂至遭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為衆也是故人君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其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

其一作字字之作非



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  
量其事而設其官隨其官而用其人必使  
官與事稱人與官稱則事無不理而政務  
舉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  
事體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職崇卑之中  
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  
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  
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之度物輕重  
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  
不可也然人不常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

干  
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  
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有何此古人用人  
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  
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  
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  
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  
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偽妄詐冒請  
託干求那移蒙蔽姦計百出者哉由是觀  
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  
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

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  
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  
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  
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  
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  
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  
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  
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  
之外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  
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言

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  
不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

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  
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  
分焉何則

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  
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  
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  
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  
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

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  
寮之在任也則得推奉不次用之既滿秩  
到部則必考其功蹟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  
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